/1当你本科没有进入一个好学校，你进入了一个差的环境的时候。你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

读研？

不是，因为考研还是要看你的过去。一旦你进入了一个错的系统，你扳本不能采取一般的方式，因为如果采用那种简单的扳本方法，比如读研，因为你的所在的那个路径，会导致你不能进最好的学校。（考研）不是最好的学校，那你还是走在错误的路上。

那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首先看家庭条件，如果可以那就去美国上学，彻底换一个环境换一个学校。进行一个巧妙的置换，这是一个有趣的换位，因为即使是美国最差的学校，你去了一年后回国，换到国内的学校，国内还是承认你，这是一个巧妙的置换。并不是要去最好的学校，而是去换一个环境，你要去利用这种现实的庸俗的边界来为你制造一个心理上安全的壁垒。就好像找一个安全的家一样，这是对你的一个保护的壁垒。

如果出不去，那就泡美眉吧，这里最关键的一点是保护自己，因为我们最需要抵抗的是错误信息的连环系统，你需要打破一个命运式的连环系统。你就需要隔绝，你不能因为你身处在一个差的学校，就产生心理上的自卑感，这个心理潜意识会慢慢的每天腐蚀你。那个时候，你需要保护的不是任何什么信心啦等等，你需要保护的就是你自己，及时你是nobody、你什么都没有。你要做的就是泡美眉，除此以外没有什么事情值得你在一个差学校做了。你不能说你在一个差学校做什么事情了，因为你同学的标准会拉低你的标准，你会慢慢的在一个差学校产生peer pressure。如果你想做一件伟大的事情，你就需要在一个差的循环的开始做一件周围人看来跟石破天惊的角色，这会使人觉得你是一个另类的角色。但是这个另类的角色是有能量成功的。比如罗永浩，那些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极度自信，自信到就是over confident

但是over confident是对你恶劣环境的一个对立场，你只有这样才能够对抗环境。如果你没有over confident，那你就被差环境里面的peer pressure 碾碎了。所以这是一个生存的策略。

所以就是三个方法，重跑、出国和泡美眉，就是对抗这个环境。这样你才没有差学校里出来的气质。当然这也看性格。比如我就很容易产生正反馈，周围的所有有利因素不利因素都可以转为有利因素。这其实是对自我的一个保护。

2 关于路遥的【自己所爱和他人所好】有补充

首先安替所说的“好老婆”并不是很乖很听话那种意义上的好老婆，她是你的peer pressure，是你不能堕落的底线。

当内心的实现（事业）和你的爱（对方）不能够妥协的时候，要么你就去找一个更好的选择（换男友），要么就是牺牲这两者之间的一个。但我觉得无论怎么牺牲，你至少要保留一个，你随便选一个。为什么让你随便选，因为这两个是都是不确定的。这两个选择都并不能够让你幸福，你要做的应该是谈判，我相信谈判过后你总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的。如果谈判失败，对方就是一个男权的人，那你就要做一个一辈子的判断，看你愿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人，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嘛。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跟他讲，首先教育他纠正他的男权观念，然后让他给你一个试错的机会，去试验一下，短期内去实现你的梦想，我觉得总是可以谈判成功的。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放弃了你自己梦想，你总有一天会反弹的，女权的日益发展，你总有一天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你做试验的时候，你觉得你可以拿你试验时候的成果去证明自己是可以的。所以如果是我的女儿，如果她走的是我不认可的路线的话，我会给她试错，精益创业，让她做一个样品快速迭代，得到反馈，看结果怎么样，看能不能做下去。快速迭代的这种说服策略，是对双方都好的一个策略。

3 关于信仰

对的这也是我最想讲的部分，因为这是非常核心的东西，当我们讲营销、学心理学或者是学战略的时候，比如心理学看上去是典型的对于信仰的冲击，marketing很多人读也会读成对信仰的冲击，因为它在解构信仰，它认为可以用人类可以用人类的理性来模仿一个仿信仰系统，来达到和信仰同样的效果。

但是我觉得信仰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把所有优化的组合，都是天然的。我从来没有见过除了信仰以外，能把所有的优化组合，产生那么好的协调性。你在所有地方的战略，你都可能在这个地方赢，在这个地方输，但是信仰之下，你可能有一个你自己都说不清的协调战略。很多投资者都有这样，韦伯（指的是马克斯·韦伯）与基督教精神，它讲的就是这段历史。基督教的很多莫名奇妙的原理，竟然会在投资中起到很大的帮助。当然，天国在天上，跟经济、政治没有很大关系，但我还是认为宗教跟我的整个战略、包括我的科学主义不冲突。为什么不冲突呢？因为第一个我把它严格分开，一个是理性城市一个是非理性城市，我不容许我的信仰进入我的理性城市，就是，我不能跟一个人讨论信仰是功利性地讨论信仰，就是说你只要相信这个你就有这个好处，我觉得这个是wrong。所以我把它放入非理性城市。第二个，我认为，信仰为什么能起到很好的效果，是因为它能起到莫名奇妙的全体的作用，这就为什么我没有信仰的话我根本走不出来这个。。。

群友插问：但是我觉得你这样解释信仰，还是有功利性的，因为你的信仰给你带来了好处，你选择了这个信仰。

段新星：但是当你谈到功利性的时候，这指的是不好的功利性吗？还是？

安替：没有没有，你没听懂我的话。我现在是倒过来说“我没有信仰，我走不到今天”这是我在讨论信仰的功利性，对吗？但是我在接受信仰的时候，我根本跟功利没关系。往往人在接受信仰的时候，是在人最脆弱的时候，这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功利性可言的，当时你选择信仰的局面，就像是在一个比较差的A和一个比较差的B间做选择，对你来说根本就是一个。。。

段新星：你是在比较差的状态下选择信仰还是怎么样？

安替：大部分人是这样的，为什么人们会在比较差的状态下选择信仰，是因为那时候你的自我才会放弃，你必须承认你是错的 是弱的，信仰才能够（进入你的）。因为信仰本质上是认为人是弱的，就是说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最基本的一个点。我觉得我并不是功利性，因为我在承认信仰的时候没有接受它的这个功利的价值。但是我现在倒过来，信仰的确强化了我的心里的这个坚固性，这个它给我带来的功利价值。

我和信仰的关系，大概是觉得我是主的被宠坏的孩子。这比一个普通的因为爱而怎么怎么的信心更大，因为爱会腐败，爱会消亡，爱是正面激励，如果我赢了，有一天我会跟一个公主在一起，这叫正面激励。信仰不是，信仰是万一你输了，我会托着你，它是一个兜底，这个心理机制给我增加了一个安全感，所以我做事会比较疯，会什么都不管。但是如果你是因为爱，你不太可能会这样，因为爱你输不起，爱或者是积极心理学导致的一个成功策略一旦输了，你会陷入一个死循环，你必须要从一个死循环出来。但是信仰，能形成那个保护，它是另外一个逻辑，你输也输不成，因为这是我决定的。就像会场体验的那个VR，你不敢走，但是信仰告诉你，你迈出步子吧，没关系。

信仰也有保守型，它使很多基督徒不愿意创新，基督徒会说：“那蛮好的，主已经给我预备好了未来，为什么还要奋斗呢？”这是坏效果。。但是我是受到的正效果，我说我是主被宠坏的孩子，比如有一天我把一个事情搞砸了，我不会觉得自卑，我顶多说：对不起主，我今天搞砸了，但我一定会有一个光明的第二天，因为从小你是宠爱我的，就像是跟妈妈撒娇的那个心态，这就是信仰的一个兜底机制。但我觉得这个机制是因人而异的，因为它也会产生保守性。

从安慰心灵指数来说，有信仰容易走出总体对你幸福有益的一个总算法路径。我一直反对所有的东西都去计算，如果你每一步都要最优算法，那最终那个整体路径一定不是最优算法。有时候你就是不能步步精确，有时候你需要走一条stupid的路，这时候你就需要那种莫名奇妙的非理性的包装，人才敢走出那一步。但是我从来不会对外说，因为这个力量是宗教内部的力量，佛教又是另外一个逻辑，但是基督教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托底论，它觉得你不会输的，你今天失败所有的都没有了，放心你第二天还是我的选民，selected person，就是它培养你一种天然的自信，你是被世界拣选的，你不成功不是你见了鬼，是世界见了鬼。

一切东西都有偶然和非偶然，有理性和非理性，就像一个浆糊一样，去把所有有利的东西都结合在一起去走出你最精彩的人生。但是什么样的东西用在什么样的地方，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机理的，进化心理学对这边的分析是非常好的，我以前觉得我发现的一些东西是本能发现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心理学已经解释地非常好了。比如说，刚刚讲的人必须要有safe net，这个政治才是最好的政治，这是我一个本能的想法对吗？但是去年出版的一本书，叫《稀缺》，我写了个书评，他说不管你是太穷还是忙，在你的脑袋造成的伤害性效果是一样的，如果你穷的太久了，你忙的太久了，你对你的脑袋会有一个永久性的损伤，这个结论是经济学和心理学调查的结果。这个就证明了我的理论，一个人如果没有安全的safe net ，他就一直在紧张和不安中度过，他的第一想法就是要生存，就不要谈发展、公平和自由了。所以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要把最安全的底线达到，然后上面供人发展。为什么？就是你要保持它最基本的带宽，然后再给它自由。我思考一件东西，我需要在一个足够宽裕的条件中思考一件事情，我不是说：“给我五分钟我去想好”，那是想不好的，所以人要给自己一个宽裕的环境，社会要给人一个安全网。这个理论，原来是一个本能的猜测的理论，但是现在越来越受到自然科学、经济学、心理学的证实的一个学科，所以如果你看进化心理学的书，它就perfect的解释了这些问题。比如你通过学习经济行为学你就会理解其他人的经济决策，而不再是那种本能。一个好的商人其实是靠本能的，但是一个好的金融投资者是可以通过学习进化心理学、经济行为学来做比较漂亮的经济决定。这就是现在的社会科学已经发展到已经能解决我们原来通过智慧来解决的一些问题。

有时候你找不到一个好的老师来带你，读书就是很重要的，因为最先进的书最源头的书，它一定把你怀疑的问题全部都解释了，如果它解释不了你的问题，说明你没找到最关键的书。其实所有的领域，它都是在回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找到这样的好书呢？这还是一个圈子的问题，所以你还是要有人带进这个基本的圈子，其实是一个反复迭代的过程。

—————Stella

（一）

我个人还是非常喜欢政治的，我在做一些创新的东西，有时候我会发现，在一个新的领域，政治的那套理论是符合的。当我们在一个领域生根，有很多经验的时候，我是不建议轻易转行的，你最好做一个中间的转换，因为的生根的地方是你的经验的来源，你站在上面可以同时有原来的东西，又看得到未来，然后做个转换。你在这个原来的领域，你有很多经验，你已经获得了本能，而你到了一个新的领域，你又要学习一套新的东西，那你花的时间成本会非常大。最好的方法是，你做一个中间的创新，比如你懂互联网，又喜欢政治，那我可以做互联网政治。这也是一个策略。一个人虽然激进，但我不傻逼，我不会做很傻的事情。

（二）

群友提问：我听您讲的就联想到了我自己的经历，我也是由于偶然选择了金融专业，但是没有感觉到特别passion的东西。我小时候也学过钢琴，但是觉得自己没有资本去。。

安替：那我觉得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试错，你会经历一个跳来跳去的过程。如果一个人从大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么他的成功程度远远会超越别人。我觉得你要开始试错，如果你在学金融的时候，没有找到自己的passion。我觉得有两种可能的原因：一种是你没有好老师，一个好老师，他会把你教出passion，你也许可以想一下你在这个领域内没有碰到源头？如果你碰到了一个源头的好老师，你会发现oh my god 原来金融有这样酷炫的玩法。但如果，你没有碰到一个这样的好老师，你会觉得啊怎么学政治就像在听人念党报一样，多痛苦啊。我碰到的老师都很好，他告诉每个政治就是像博弈一样，每个政治故事背后都蕴含着利益，不同利益的人就像在推着这盘棋，所以我每次看政治就在学我老师的，我把它看成一盘棋，我去找那个最大的旗子，所以我在看每个国际新闻都像是在看一个棋局，就像学习、阅读一样，那我就自得其乐了。我觉得你可以尝试去找一个好的老师，让他跟你讲讲金融这行业好在哪里。现在互联网这么便捷，你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试错，你去找自己的兴趣点，几个月下来你觉得没兴趣你再退。大学四年加上毕业的两年，四五年时间足够你去试错。

我是学计算机的，我以为自己以后肯定是搞计算机的了，而且我计算机学得很好，但是我发现有件痛苦的东西我白天编程，老是想到了晚上抽时间看王小波写小说。我总不觉得我编程能够乐得其中，我总是想找个业余的东西来犒赏自己。那我觉得我就走不下去了，我就上了王小波一个当，他说我们不能完全地走入一个文科，因为文科是审查的，这样你会因为饭碗而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情，他说我们应该有一个另外的职业，比如说做计算机。所以我听了他的话去学了计算机，所以我一边做计算机，一边在写批评文章，但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如果我不能全心全力做一件事，那么这件事永远也做不好。我从95年毕业，到2001年去做媒体，这整整6年，我换了十几个单位，我做过心理咨询师、电台主持人、儿童节目主持人、卖过软件。。。一直有一天，我的一个朋友让我去帮忙，我做了一个礼拜，发现我就是喜欢这个行业，这个指标就是做了这个我再也不想做其他事情了，我就是想做这个。以前我薪水再多我也不够用，但是我做媒体之后薪水只有以前的一半我也不用借钱了，因为我心里面洞没有了，我不需要购物、喝酒什么的来填补，我全身心做这个了，而且我发展地非常非常快。所以肯定有一个行业藏在哪儿，你一做你就会爱上他，怎么找到它？试错！反复的试，用未来的三四年反复地试，你总会找到perfect matching。

群友：那老师，如果太频繁地试错，会不会有一种麻木的感觉？

安替：不会，因为你既然敢试错，那你一定是对当下的状态不满意到了极点，它其实是一种恨，是一种对自己的讨厌，就是你在那种状态下是呆不长的，不管别人觉得你多好，只要你不喜欢，你是呆不久的。如果你能呆的久，你就不会有这种试错的冲动。

群友：老师，我之前觉得在中国，试错的成本非常髙，所以我就想我先去学金融。。。但是我都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喜欢。

安替：那你就是要试错，你要找尽这个专业的所有可能性，我觉得金融是一个非常美妙的选择，你就是应该要找尽所有的可能性。如果你真的能找到那个人帮你解决心中的疑问的话，那你会找到金融之爱，有可能你就不想离开了。

群友：还有一个问题，我好像对金融有一种恐惧，就是很多人会说你学金融，这是一个无底洞，你会变得很贪婪，因为钱是无底洞。所以我很怕我会变得很贪婪。

安替：这个世界只所以有很多改变，有创新有google有推特，完全是因为金融的创新。

群友：不是因为互联网的创新？

安替：金融和互联网的funding，如果没有风投，是没有互联网的。所以道德上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完全可以做一个金融的创新者，来买未来。你能在金融上有一个伟大的创新，你真的能改变很多小城市的人的命运，就是如果没有风投这个巧妙的金融机制。传统的金融会觉得这个金融产品是不make sense的，但是很多伟大的东西，google 推特，都是从这个机制中产生的。所以金融是有贪婪的一部分，但是它也有绝对伟大绝对崇高的部分的。如果你追求这个部分，那么你在道德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你在为整个世界找未来，这需要能量，需要金融。金融创新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银行，就没有工业；如果没有风投，就没有互联网创新。那么同样，如果没有以你为命名的一中手法，那么就没有一个新的伟大的创新。所以我不觉得金融是贪婪的。

群友：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第一条路走不通，我走了您说的第二条路的话，假如我发现这是一个下降的行业，但是我却感觉到了passion。。。

安替：如果你在一个下降的行业，假设你是一个中等智商，你依然感觉到passion，那么你一定是看到了它rising的一面，除非你判断力失误。就比如说，我为什么还在做新闻，那肯定是我看到了它rising的一面，只是秘而不宣而已。第一个，你已经进开智群了，你智商肯定没问题，这是一个常识。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判断是不是对，这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基本信心。第一我是不是正常智商或者是智商偏上，假如你智商中等你还发现你对一个下降的行业有passion，你一定是看到了它rising的一面，否则你不可能有passion的。什么叫中等，就是说，它在智商区间的中间值，他应该知道大众的一些判断。你能够对抗大众的判断找到了passion，而且你还是中等智商，甚至你在开智群了你智商还是中等偏上，那么恭喜你，你有可能找到了passion的地方。就是你的错的机会比较小，我讲了，这是一个赌博的游戏，这是概率，人最可怕的就是我不知道自己是疯子还是天才，这是最可怕的地方。但是你从一个第三人的角度来思考，我是一个中等智商的人，我看到了passion，而且我还在北京。。就是有的时候，如果我在南京我发现了政治上的一个东西，那我会觉得我是crazy。就好像一个互联网的伟大发现会产生在甘肃省的一个县下面，你觉得它是民科或者crazy对吗。当你在北京，在业界，已经在圈子里面了，而且那天晚上你没有喝酒，没有失恋，你发现你的确看到和大家不同的地方，我告诉你，非常大的可能性是你看到了一条special的路。就是说你越是在时间的源头，越是在业界，越是懂一个行业最规范的东西，你看的不同最容易是创新。那你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你一定要想办法变成一个平均值。什么意思呢？对我来说我要做好新闻，在大家都在抢新闻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不同的东西，一出来大家都觉得很牛逼。那我怎么做到这一点呢，因为我已经把自己变成一个平均值很久很久了。我还没有做新闻的时候，我从早到晚都要读几十个网站的所有新闻，就是说，我已经成为了观众的平均值。就是说我写的东西，观众会怎么想读者会怎么想，我不用去做调查，我exactly用我一个平均值的心就能知道。为什么你要成为一个精英的创新者，同时要培养一个屌丝的平均心态，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呃。因为你只有培养了一种屌丝的平均心态，你才能在创新发展的那个点最快速度的发现。就是你对于一个行业所有的平均的东西了解得越深，一切都知道，你说起来真的跟所有庸俗的行业的人一模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发现了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那一定是创新。有时候战略很奇怪，你想做一个行业最special的东西，你却要要把一个行业最多的东西读完，你要想最轻松，你却要最刻苦。

回过来讲学徒制，学徒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把自己培养成业界的平均值。新闻行业恰恰是不这样的，很多人一上来就读最好的媒体，我不认同这样，就是我一定要读所有的好的差的媒体，要知道最屌丝的读者是怎样反应的，在这个方面我是认同屌丝经济的，因为它就是求平均值，我要跟整个平均值对冲，这是个概率的问题。所以你怎么知道自己是正常，是创新，而不是crazy，你必须要把这个领域所有的最重要的经典、理论模型全部读完，然后你才能建立一个基点去对冲它，这种情况下你才有资格说，我的发现所有人没做过的，否则你就是民科。所以看起来时间源头好像是一个很轻佻的理论，但是你要用它解决问题的话，你是要花很大的努力的。

(三)

安替：顺便讲一下阳光下杀人理论，这是比时间源头论更好的理论。互联网最大的问题是太透明了，你做的所有的东西大家都看得到，你所有的学习的东西大家都有，你不存在你学的东西是大家看不到的，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个严重的问题，维基解密，只要给互联网足够的时间，这个世界上没有秘密可言。互联网竞争也是一样，你刚出来一个（产品），马上就copy出来了。什么情况下叫做阳光下杀人，它的定义就是，在完全遵守公开性原则的情况下，所有的资源都公开的情况下，这时候你要形成你自己的战略。我觉得这个战略怎么形成的话，当然这个是我刚开始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战略上做的最好的是“尼尔斯特劳斯”，他是那个美国新保守的一个理论，这个比较复杂这是政治理论，“双重叙事“。举个例子，我们都读柏拉图，他们是怎么读呢，就是天天读天天背，就像孔子的那种教学方法一样，然后三年之后，这帮人都PHD毕业了，三年他们就读这个，然后写关于柏拉图的解释，我们都不make sense的解释，然后去当官。为什么“尼尔斯特劳斯”会觉得这种东西会形成一种公开的战略呢？它通过同文本的共同阅读，他形成了一种叫做“双重叙事”的理论。比如说他说了一个理论，他的同伴就会exactly知道他想说什么，同时这也是一个公开的言论，所有的public理解的又是另外一种东西。所以这就是”尼奥斯特劳斯“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方法。比如说美国是战略上非常公开的，但是如果你读深了，你就会知道他公开的不是表面上写的那个意思，你读深了那是另外一个意思。当他说我们要用民主来打开伊拉克的国门的时候，你听上去是这个意思对吗，但是他们自己读的却是帝国理论，国政的人就非常需要知道一个人说话它是表面的意思还是另外一种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看一个公司的表面意思，你要看他战略上的，或者是一些奇怪的举动，就好像一个人在表面上说什么话的时候，他可能在秘而不宣的做另外的事情，但是他在另外一个世界的声音足够大足够公开，那么我们会相信他说的话，他用战略模糊。美国的公开，他不是单立场的公开，所有党派都公开，但是你不知道哪个党派会上台，他反而形成了噪音，这是美国对付公开性的方法。我觉得最重要的public的方法，就是你要找到一个不可还原的东西，就是说中国人在抄美国的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他有些东西抄不会，抄不到精髓，我觉得这个精髓就和爱、信仰或者是意识形态一样，他有些东西是逻辑自洽的一个理论，如果你不站在那个基石上去的话，你抄他的每一步，你都不能抄到实质。比如我们的工业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做每一个零件，但是我们就是做不了波音飞机。

阳光下杀人总结下就是三个东西，第一个要是双重话语，双重话语那你就要培养你的fellow，我觉得开智就是一个fellow，就是说你要培养一个你的朋友们，一个圈子的东西。百度有百度帮，腾讯有腾讯帮，他形成了一个壁垒，风格上的东西你copy不了，这就是双重叙事的好处。未来开智也会有开智帮，就是说小众的精英的互动，会在表面的公开的之下，形成一个隐藏的战略，而这个战略只有圈内人才懂，是因为我天天跟你群聊，我知道你下一句要说什么。那第二个方法就是用大数据进行战略模糊，就是噪音，就是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这个就是基本上你要做的方法。第三个，我用更神奇的就是你要有信仰，但是这是不可求的，就是比如说，你不信仰民主，你再怎么超美国制度都是完蛋，因为这个逻辑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三个方面才是美国采取的阳光下杀人的方法。

互联网把每个人都平等地联系起来对吗，但是美国的做法在平等之上建立一个精英的团体，这个精英团体能积聚战略，而且他是公开的，不是用肮脏的黑幕的方法，他是用所有人能听懂的话，但是因为这些精英在一起时间太长了，以至于他们能互相理解外面人完全不理解的事。所以我们要抱团，要peer pressure，所以我反复强调peer pressure，一辈子如果你跟一些优秀的人在一起，你失败的几率等于0。

比如我们在开智的所有人都觉得脑科学、和智力有关的创新科学是未来，所以我们不会有交流障碍，不会有交流的成本，不会argue一些简单的东西，我们把很多东西视为自然，所以我们开始说的话越来越简单，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解释每一个单词。当你说的越来越简单的时候，你就会架空一些基本的智慧，现在如果开智群外面的人来，他会同不懂什么是可知未来，他所有的东西都要问，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完全公开，就是因为我们足够相互了解，所以我们架空了一些基本智慧，或者基本智慧的定义被改变了。双重话语玩的就是这种抽空基本定义的游戏，我们想要成功，我们就需要励志成为一个投资联盟、学术联盟、政治联盟，我们一直这样交流到最后，即使是中央电视台直播我们的谈话，也没人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语言其实就是一个交换的东西，你越是跟公众交流，你越是会交换你们对单词的定义，比如说我们俩对一个单词同意，我们俩谈一会儿就同意了。如果小范围精英交流，实际上时间够长，你们就会形成你们的内部语言，虽然内部语言还是汉语，但这个汉语的意思已经和外面的语言的意思不一样了。这就是关于术语的问题，最伟大的战略不是简化你的话语，而是透明。

(后面的路遥写的很清楚了)

———Stella